

# 尼采， 及其在中 国的旅 行



◎尼采历来为各界文化人所关注和喜爱：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各界，鲜有不知道尼采、不渴望了解尼采的。

◎在本世纪初，尼采来到中国，邀请他的，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先进、但子。

◎“独语”是尼采其人其文的魅力所在，本书的主题是尼采学说的独异性。

周抗生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 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

闵抗生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1999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闵抗生著.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092-846-2

I . 尼… II . 闵… III . 尼采, F. W. (1844~19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6765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冶金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77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 自序

1991年11月，我写完《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接着，趁热打铁，利用所积累的资料，着手写《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1993年3月完成了初稿。1992年底《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为陕西教育出版社所接受，于1996年秋出版；而《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却因为是“赔钱货”，联系过几个出版社，都被谢绝了。我很理解出版社的难处。花费许多力气写了而不能问世，自然是苦恼的事。然而贾植芳先生鼓励我不要放弃研究，他说有了书稿迟早总能有出版机会，有机会而没有书稿不也等于没有机会？贾先生的鼓励，给了我坚持研究的力量。书稿虽搁置了几年，对尼采的研究却没有中断。

1998年秋，拙稿承程中原先生向当代中国出版社推荐，有幸被列入1999年出版计划。书稿能在尼采去世100周年之际和读者见面，是特别值得欣喜的事。尼采生前曾经预言：他的著作到2000年将被允许阅读。拙著在这个当儿出版，是幸运的巧合。我把它作为献给2000年的礼物，也算是对尼采的一个纪念。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拙著对1993年的初稿作了些增删。《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中“一”之（一）、（二）是新增的；

(三)、(四)在原稿基础上补充了一些内容;“二”至“五”虽也作了一少量的补充与删削,大体上是原来的面貌;“六”“赘语”是新增的;附录(一)《宋名辉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封面赏析》是想为尼采对我国造型艺术的影响提供一个个例。附录(二)“尼采寓言解”原是另一部书稿(《尼采诗歌寓言解》)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写了三篇诗歌解、两篇寓言解就没有继续再写,是否再写、何时再写现在都很难说,于是趁拙著出版之机,将已写的两篇寓言解(《圣洁知识》、《火狗的故事》)作了些修改,又增写了三篇(《悲剧之开始》、《狂人》、《走过》),收入书中作为附录(二),想通过对尼采原著选篇的解析,为关于尼采学说的论述作个印证,期望读者能尝一脔而知全鼎。

本书的主题是尼采学说的独异性。“一”、“二”、“三”通过研究尼采的思想、学说、文体、风格,阐述了这一主题;“四”用鸟瞰的方式叙述了尼采学说在中国的影响,但目的不在历史的方面——在这方面,成芳先生的《尼采在中国》(1993年3月南京出版社出版)作出了可观的成绩——而在于通过尼采影响的独特性反映他学说的独异;“五”是说他的独特的哲学个性给我们的启发以及研究它的意义。

以尼采学说的独异性为本书的主题,是因为“独异”是尼采其人其文的魅力所在;也因为惟有通过对尼采的独异性的研究,才能揭示其独特的贡献,一个复杂的尼采才能呈现在现代读者的眼前。

拙著是我阅读尼采原著的一些认识,写作时很少参考其他学者研究尼采的专著,因此,即有可取之处,也只是一隅之见,一愚之得。尼采还有许多难解的问题有待讨论,有待于在深入的研究中解决。

拙著是对尼采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我是由于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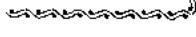


究鲁迅、才进而研究尼采的。我的研究过程决定了这部书稿的跨学科的性质。此外，尼采的哲学是种“诗化哲学”，鲁迅也不仅仅是位伟大的文学家，他还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尼采影响于中国的，也不只是思想界，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甚至更为深刻而巨大；研究对象的上述特点，也决定了本书的跨学科的性质。尼采历来为各界文化人所关注和喜爱：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诸界鲜有不知道尼采、不渴望了解尼采的。拙著的“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以一般的知识界为它的读者群，而不仅仅是专门家。我期望着它能在我和知识界的众多不相识的朋友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赘语”写的是对于高贵精神失落的一点杞忧，是因尼采研究而生的一点现实感受。这点微末的感受，也说明了研究尼采的现实意义。

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为本书取了个略带诙谐意味的书名，它窃取自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的睿智的头脑。塞氏根据中国皇帝曾托传教士给西班牙国王带过一封信的传说，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献辞》中开了个玩笑，说中国大皇帝派人送信给他，恳求他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并聘请他做西班牙语文学院院长，可是因为没有送盘费给他，他便以“我不是病人，还是个穷人”为辞，谢绝了中国皇帝的邀请。然而尼采却在本世纪初来到了中国，邀请他的不是中国皇帝或大总统，而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先进、钜子，他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今天，中国知识界已经对他不再陌生，到 2000 年，他将会受到更多、更年轻的读者的欢迎。

作者 1999 年 5 月 9 日于江苏省淮阴市



目

录

## 自序

1

### 一、一个独特的思想家

(一) 最富颠覆性的“渎神者”	1
(二) 诗化哲学和诗人哲学家	2
(三) 思想的诞生 文体的选择 风格的形成	7
(四) “别将我和别的任何人混淆了!”	20
	35

### 二、尼采哲学的基本概念

(一) “狄俄尼索斯”——尼采哲学的早期概念	58
(二) “权力意志”——尼采哲学的核心	58
对“力”的改造	67
“权力意志”世界观	68
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生命哲学”	73
“权力意志”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74
“权力意志”与尼采的社会、政治观点	76
(三) “永久循环”——“有史以来哲学的最高概念”	80

<b>三、超人</b>	110
(一)向“异教”回归——“超人”的价值观及哲学的、审美的特质	110
(二)“超人”的塑造——“筛选”与“驯育”	115
(三)“新的野蛮人”——“未来地球的主人”	119
(四)“里程碑式的完人”	121
(五)“‘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126
<b>四、尼采在中国</b>	130
(一)20世纪头二十年(1900—1919)	130
(二)20世纪第三个十年(1920—1929)	150
(三)20世纪上半叶后二十年(1930—1949)	174
(四)20世纪后半叶(1950—1998)	189
<b>五、尼采是值得研究的</b>	202
<b>六、赘语</b>	215
<b>附录：</b>	218
(一)宋名辉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封面赏析	218
(二)尼采寓言解	221
《悲剧之开始》	221
《狂人》	225
《走过》	229
《圣洁知识》	235
《火狗的故事》	242
<b>后记</b>	247

## 一个独特的思想家

尼采在他的自传里用警句提醒读者注意：

听哪，我是这样一个人，别将我和别的任何人混淆了！

这个自命不凡的“提醒”，是对他自己所作的一个价值判断。在《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之《80年代遗稿选编》第365条中，尼采说，一个“高等的人”的基本感情乃是：“我是谁？谁是我以外的他人？”在将“我”与“我以外的他人”相区别的情感要求中，“价值判断始终起着作用”<sup>①</sup>。因此，将他和别人“混淆”，便意味着把他从“最高等的人”降低到“众人”的水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贬值”。

尼采对自身的价值判断，决定了他性格、思想、文体、风格以及学说在总体上的独异性。独异，是尼采其人，也是他的学说成熟的表现和魅力之所在。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原序二中尼采说：“在种种被驳倒的体系中，恰好只有个性的东西能够吸引我们，那是永远不可驳倒的东西。”<sup>②</sup>这也“恰好”适用于尼采和他的哲学。因而尼采和他的学说的独异性便成了

本书的开篇与主题，而在写法上，也采用了《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用“三件轶事”勾画一个人的形象的写法，试图撷取反映尼采学说个性的“三件轶事”而舍弃其余。

## (一) 最富颠覆性的“渎神者”

尼采说：

凡人类所能享有的尽善尽美之物，必通过一种亵渎而后才能到手，并且从此一再要自食其果，受冒犯的上天必降下苦难和忧患的洪水，侵袭高贵地努力向上的人类世代。<sup>③</sup>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创造了“亵渎者”和“圣徒”的形象。

在基督教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即因其亵渎行为而被逐出伊甸乐园，他们的后代也因“原罪”而招致上帝降下的苦难的袭击。为了救世，于是有了自愿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和受苦的圣徒——他们用苦行赎罪，而并不创造欢乐。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以渎神救世，因此而被绑在高加索山上受苦三万年。但他创造了人类和人类文明，代表人类向神宣战，使希腊诸神“受到一次致命伤”<sup>④</sup>，尼采甚至说他“毁灭”了奥林匹斯众神，他犯的是一种“积极的罪行”<sup>⑤</sup>。

基督教以亵渎为“人类堕落”，以向神赎罪为神圣；希腊神话“以亵渎为尊严”<sup>⑥</sup>，以创造为神圣。

尼采承袭了希腊精神，为从人类超越，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欧洲精神”给予了空前的亵渎。他用罗马总督彼拉多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的一句话：“看哪，这人！”作为自传的书名，

即是以另一个基督自喻：这是一个以普罗米修斯方式颠覆了基督教文化的异教基督。这用来作自喻的书名，浸透了亵渎神圣的罪恶气息。

尼采成为一个“亵渎者”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虽然这一“转变”来得那么早，又那么突然和短暂，仿佛一个天才，从婴儿突然长成为巨人。

据尼采自述，这“转变”在他 13 岁那年写第一篇哲学论文时就已开始了<sup>⑦</sup>。那时“善与恶的观念的问题”就已“开始跟踪”他，他当时对这问题的解决就是“公平合理地把上帝尊为恶之父”<sup>⑧</sup>，要用“恶”代替“善”成为“上帝”。这种对基督教伦理观念的大胆颠覆，就是他后来“重估一切价值”的萌芽。尼采在《道德的谱系》前言第 3 节这样描写了他的“转变”：

我逐渐学会了区别神学偏见和道德偏见，……我不再在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根源，少许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训练，加上一种在一般心理问题上的天生的挑剔意识（即尼采说的他那种“相反的思维方式”和“喜欢说‘否’的脾气”——笔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问题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即“善与恶”的观念的起源问题——笔者），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又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它们对于人类繁荣是起阻碍作用还是起推动作用？它们是不是生活的困苦、被剥夺、退化的标志？抑或是相反，它们显示了生活的充实、力量和意志，显示了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即关于传统的“善”与“恶”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的价值问题——笔者）

尼采的上述转变，是由先验的、宗教的立场向历史的、哲学的、心理的方向的转变；他发现历来关于“善”与“恶”的观念都只是神学与道德的偏见，因而他不再在“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根源，他否定了“善”与“恶”的彼岸性、先验性，而把他的目光投向历史的、哲学的、心理的方面，从那里寻找“善”与“恶”的根源，并重新估定它们的价值。他将转变后的观点，都写入了《道德的谱系》之中。这一转变对尼采具有重要的意义：尼采在他的自传里说，人类是“伦理的妖怪”，而他是哲学的。我们这里说的“转变”就使他（哲学的）与“人类”，也与“别的任何人”（伦理的）区别开来，将人类的伦理观念作为一种“偏见”<sup>⑨</sup>而予以颠覆。在摆脱宗教的、世俗的伦理的偏见及约束后，他“最终达到了一个奇特的境地，一个奇特的领域，一个完整的、沉默的、发展的和繁荣的世界”<sup>⑩</sup>。这是尼采的世界：一个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永久循环的、狄俄尼索斯的形而上学的世界<sup>⑪</sup>。

尼采这一转变的结果，造成了价值观念的一次暴动。“为了建造一个圣物就必须毁掉一个圣物⑫，后来他用“上帝死了”这个传遍全球的警句，宣告了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内所有价值体系的崩溃。

“上帝死了”首先是一个哲学命题，它意味着历来被称做“真理”的东西遭到了粉碎性的打击：

人类的真理是什么呢？——是人类的无可非难的错误。<sup>⑬</sup>

它只是被修辞强化了的一种“幻想”或“妄想”：



不被妄想冲昏头脑，人们就不会确信自己拥有真理。<sup>⑩</sup>

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图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sup>⑪</sup>

它毫无价值，就像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做硬币而只当做金属的硬币”<sup>⑫</sup>。因此，他解释《偶像的黄昏》书名取意时说：

标题上所谓“偶像”的东西，很显然就是自来所谓的真理。质言之，偶像之迟暮，即旧时的真理都到了它的末路了。<sup>⑬</sup>

“上帝死了”和“偶像之迟暮”是尼采使用的两个同义词，它们对“真理”的否定只有程度上的差异。

尼采的上述观点，突出地表现为他对基督教伦理的真理性的重估。这一重估在时间上一直上推至基督教建立之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在柏拉图的对话《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处处以神旨的传播者自命，他讲“善”，讲神赋予的使命。与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神话中具有美学价值的自然神迥不相同，苏格拉底的“神”是具有救世品格的宗教的、伦理的神。尼采在讲到柏拉图时，即因他把“善”这个概念视为最高概念，而

指责他背离希腊人的本能，说他“如此道德化，如此先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气味十足”，用腐臭的基督教式的伦理蛊惑与腐蚀“古代高贵的天性”（表现在古希腊“英雄”身上的那种“天性”）踏上“通往‘十字架’之桥”<sup>⑩</sup>。

尼采的先驱者之一，德国早期浪漫派代表弗·施勒格尔在谈到基督教时说：

基督教，就是 18 个世纪以来，基督徒所做的或者想做的事情。基督教文明在我看来乃是一个事实，不过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事实。<sup>⑪</sup>

这“刚刚开始的事实”是什么呢？施勒格尔说，是“实现上帝之国”，它是“渐进的文明生气勃勃的基点和现代历史的起点”<sup>⑫</sup>。

弗·施勒格尔说出了基督教与 18 世纪以来“刚刚开始”的欧洲现代文明的关系：后者仍是一种以“基督教文明”为其“起点”的“渐进的”文明。这种文明要实现的，是由基督之爱统治的“上帝之国”。尼采也是将西方现代文明看作是基督教文明的延续的。他曾将 18 世纪的“博爱”口号看成“基督之爱”的现代的、世俗的版本，他同样将 18 世纪“平等”的观念看做基督教义的一种表现。不同的是对于这个“上帝之国”尼采采取的是全然反对的态度。宣布“上帝死了”的尼采对“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民主观念的批判，究其实，乃是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在研究尼采生平时，只有了解尼采与德国浪漫派对基督教文化的分歧，才能解开他与瓦格纳友谊破裂之谜。<sup>⑬</sup>

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使尼采成了上起苏格拉底、柏拉图，下至现代西方文明的“欧洲精神”的亵渎者与破坏者。尼

采在区分哲学家的两种类型时说：“哲学家不是他的文化的儿子，就是他的文化的敌人。”<sup>⑩</sup>他属于后一种类型，因此他集众多的毁誉于一身，也影响了西方世界以外努力向上的人类对传统的价值观作重新思考和估量。

## (二)诗化哲学和诗人哲学家

与“先于基督教而基督教气味十足”的柏拉图把“善”当做最高概念相反，尼采学说中没有“善”(伦理)的位置，只有“真”(哲学)和“美”(艺术)。

世界观(又名哲学)的美和宏伟对它的价值来说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它是被当作艺术来评判的。<sup>⑪</sup>

在尼采看来，“真”(哲学)不仅必须是“美”的，而且它的价值也是为“美”(而不是“善”，即伦理；也不是“科学”，即知识)所决定的。“真”与“美”的同一，规定了他的哲学的诗化的特点。

《哲学与真理——尼采 1872—1876 年笔记选》(以下简称《笔记选》)第二部分《哲学家：艺术与知识之争思想录》讲到，在科学的领域里价值取决于它的确定性的程度。在这个领域里，“可以确实决定的最微小的事物比形而上学的全部观念都更有价值”<sup>⑫</sup>。对具体的(因而也是有限制的或微小的)对象作出确定性的判断，这是“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sup>⑬</sup>所追求的。而艺术幻想因其对象的宏伟、无限，在认识论上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确定性，而在于它更富形而上学的意味。从形而上的观点看来，艺术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在于它的“不可或缺”<sup>⑭</sup>。

性。它追求的是具有审美意义的“伟大的”、“永恒活着的”东西<sup>⑦</sup>，也就是包容万有、永远变动不居的活的宇宙。因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第5节说：“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sup>⑧</sup>为了“勇往直前地跃入艺术形而上学中去”，在第24节中再次郑重地“重复早先提出的这个命题”，即：“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sup>⑨</sup>。所以，当尼采为世界观（哲学）确定其价值的时候，便选择了美学标准：

美学标准是我们所倚重的惟一标准。<sup>⑩</sup>

在尼采，哲学与艺术的同一在于哲学“就目的和结果而论，它是艺术。”<sup>⑪</sup>因为它通过冥想与直觉体验向宏伟的、永恒活着的宇宙接近，并探究其终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把自己同化于宇宙”，“让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在自己心中交响”。因而它超越科学认识所确定的经验界限，是一种超越经验的认识活动与创造活动，它不随对具体的对象作出确定性的判断的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只是在表述与阐释时使用概念与逻辑这一点上与科学相近。逻辑只是诗化哲学的阐释，而不是它认识真理的工具，——这里又见出它与科学世界观的歧异。尼采的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而是诗化哲学。

作为诗人哲学家，尼采否认他属于任何一种体系，还说他自己也无意于构筑体系。若就无意构筑一种知识体系的哲学而言，尼采可以这样说；离开这个意义，就不能说他无意于体系的建构了。事实上他非常自觉地、不遗余力地建立了他称之为“悲剧哲学”的哲学。为建立“悲剧哲学”，他创制了“狄俄尼索斯”、“权力意志”、“永久循环”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他的

“悲剧哲学”的基本框架；他的著名的“超人”学说也贯注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和审美的精神。将审美活动置于形而上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并以之为础石建立起一套独立完整的悲剧哲学，西方思想家中除尼采外，无第二人。

《笔记选》第二部分《哲学家：艺术与知识之争思想录》第3节向我们透露了尼采构想“悲剧哲学”的一些重要消息：

他们(指希腊悲剧作家——笔者)在那光辉灿烂的艺术世界中是如何进行哲学思索的？生命达到完美之日就是哲学思索终止之时吗？不，真正的哲学思索现在才第一次开始。它关于存在的判断并不只是关于存在的判断，因为它首先面对着这种相对的完美和艺术与幻想的重重帷幕。<sup>②</sup>

在这则笔记中，尼采说出了他所思考的两个相关联的重要问题，以及他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古希腊悲剧作家是如何进行哲学思索的？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从荷马到柏拉图之间的“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家们的哲学都是自然哲学，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中，有的问题也为悲剧作家所关心，并以另一种方式(艺术的方式)被思索和表现。这样，弄清古希腊悲剧作家哲学思索的独特方式和内容，便可以弄明白：是否与自然哲学及悲剧艺术平行，还存在着一种综合了二者的特点的“悲剧哲学”？如果在古希腊悲剧艺术家那里哲学思索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悲剧哲学”的体系，那么由此引出的任务便是应该建立或创造出作为艺术哲学的“悲剧哲学”！建立或创造“悲剧哲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尼采看来，“美和宏伟”对于世界观的价值来说，